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陽貨篇〉第三章。

【子之武城。聞絃歌之聲。夫子莞爾而笑曰。割雞焉用牛刀。子游對曰。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。君子學道則愛人。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子曰。二三子。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戲之耳。】

『子之武城』，「武城，在今日的山東，那時名叫武城，今日也是這個名稱。那時武城歸屬魯家，是一個小縣。三家分魯國的土地，自己有封邑，封邑有宰臣。言偃（字子游）為宰臣，子游、子夏為文學家。今日雖然仍是武城地，但是真正武城的方圓已經變了，大概還是如此而已。」

「言偃為宰臣。之，是上那裡去。」

『聞絃歌之聲』，「孔子一到武城，聞絃歌之聲，所謂絃歌者，六經當中有很多是押韻的，《詩經》更是有韻。但是今日的韻變了，宋代的《平水韻》，與《唐韻》差不多，所以會唐詩就能合一百零六韻，詩、書、易就都可以配起來念，用絲絃配起來。佛家有梵唄，所以念誦很重要。念誦與變化氣質有大關係，這不是強迫教育，而是自然的事情。子游為武城宰，那時他全用教育治理國家。」

『夫子莞爾而笑曰：割雞焉用牛刀。』「孔子一到武城，聽見家絃戶誦」，家家戶戶都是絃歌讀誦。「夫子莞爾而笑曰，當然是見到了子游。莞爾，微微有笑容，不是大笑。孔子說割雞焉用牛刀，割雞，雞小用掛著鸞鈴的鸞刀。」就是小刀，不必用大刀，牛刀是大刀。「走路一步一步都必須有規矩，如同今日的軍隊有走正步

，平時也有一定的規矩，切菜都有板眼，聽鸞鈴的聲音，便知道馬車行進有沒有規矩。切雞肉用小刀，小的食材放在案上切菜。宰牛用小刀就不行，必須用大刀。小刀是在案上切，這是小題大作。若詩的言語注不明白，如何能將六經注明白？」

「詩句都很少，一般的注解都注亂了，講不通。詩的文理含義還注不明白，《論語》是聖人的言語，含有道，那如何懂呢？所以注解中有百分之九十為廢話。不學《詩》無以言，要開悟性，由詩來。」

『子游對曰：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』，「殺雞何必拿著割牛的刀殺雞，小題大作？子游懂，悟了，子游對曰，子游答覆孔子。昔者，我聽著夫子以前說過，說什麼呢？」

『君子學道則愛人』，「君子學道則愛人，這一句與割雞句似乎無關，而且孔子聞絃歌之聲，並未說什麼，卻說割雞一句」，說割雞這一句話，「這與聞絃歌怎麼連起來？」「孔子所說，子游所答都幽默，孔子沒有問，子游便答。若是現今的人會以為這與學道無關。言偃在武城，所教的不是文學，而是教人民讀詩書，學聖賢之道，以禮樂治民，所謂博之以文，約之以禮，禮是節度，無禮那道德也走不通。物有本末，子游知道孔子說的根本，本是道。在位的人，學道有好處，學道以愛人。」

「你們學佛、學孔子，學了還禍害社會、鄰居，對家庭亂七八糟。這愛人的愛，與普通的愛不同，出世法不許有愛，學佛學道有愛都不成功。學儒家的愛可以，愛是加惠，但是也必須有一定的節度，發而皆中節，今日雜誌所說都是亂愛。」

『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』「君子學道是加惠給老百姓，小人學道則易使，此處的君子、小人，不是好壞的人，而是指在位、在野的人，在位稱君子」。在當官這個位子上稱君子，就是在位；在野

是沒有當官的。「普通人為小人，其中沒有善惡二字」，沒有善惡這兩個字。「普通人也必須學道，《大學》自天子以至庶人，都是以修身為本。從前不強迫，學道的人必須控制自己，若發展欲望有什麼道？不患寡而患不均，貧到喝粥也要稀濃一律平等」，粥稀的濃的一律要平等。「百姓聽國家領導，懂禮樂之道，到時候被領導也高興，否則他走欲望的路，你走道德的路，如何能被領導呢？志同道合才能合起來辦事，今日的佛教團體志同道合了嗎？」

『子曰：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』，「這是文字般若，孔子沒有說別的，孔子不與子游談。看戲要看名角眼上的動態，便能明白。孔子跟帶去的學生說，是與第三者說話，言偃他說得對啊，對什麼？不對在哪裡？割雞句不對，君子學道句對。」

『前言戲之耳。』「前言戲之耳，前面所說是戲言，孔子高興偶爾說笑有何不可？」這個就是有時候孔子也會幽默，說一點笑話、說笑，有什麼不可以？「冬烘先生卻引經辨析，以為聖人無戲言，那是書呆子。」這是冬烘先生他注解這章書，注到這一句，引用經論來辨別分析，以為聖人他沒有戲言。雪廬老人講，這樣讀書是書呆子。所以聖人有時候也是會有一點幽默、說笑，這個不失大雅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